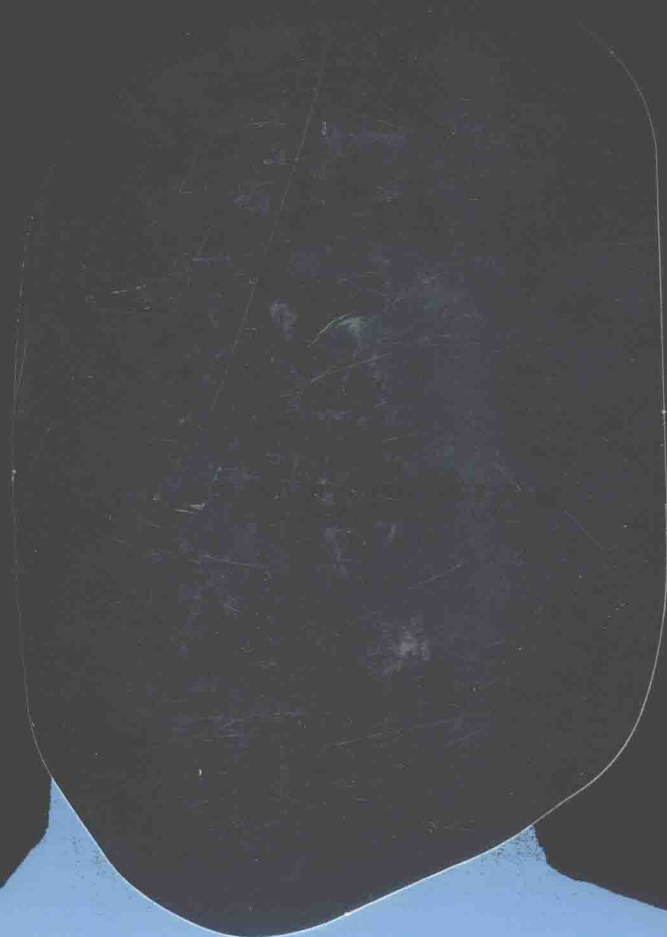


尽管到
最后，
你还是
成为你自己。

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公路之旅



ALTHOUGH OF COURSE
YOU END UP BEING
YOURSELF:

A Road Trip with David Foster Wallac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赠】



尽管到
最后，
你还是
成为你自己：

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公路之旅

ALTHOUGH OF COURSE
YOU END UP BEING
YOURSELF:

A Road Trip with David Foster Wallace

[美] 大卫·利普斯基 著

林晓筱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尽管到最后,你还是成为你自己: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公路之旅 / (美) 大卫·利普斯基著; 林晓筱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12
ISBN 978-7-5596-2670-7

I. ①尽… II. ①大… ②林… III. ①访问记—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8318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8-6496

Copyright © 2010 by David Lipsky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roadway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尽管到最后,你还是成为你自己: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公路之旅

作者: (美) 大卫·利普斯基

译者: 林晓筱

产品经理: 张其鑫

责任编辑: 龚将 夏应鹏

特约编辑: 王周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8千字 710mmx1000mm 1/16 印张 23.25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670-7

定价: 6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57933435/64243832

◆ 译序

1996年3月5日,《滚石》杂志的记者大卫·利普斯基前往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住所,并与他一起参与了后者为小说《无尽的玩笑》举办的巡回宣传活动。利普斯基在这期间用录音机和笔记本记录下的访谈内容一度被搁置,直到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去世两年后,以《尽管到最后,你还是成为你自己》为名整理出版。《时代周刊》的利夫·格罗斯曼评论,这是一部由“四只手以二重奏的方式在打字机上打出的作品”。

两者除了有共同的名字“大卫”之外,年龄也相仿,彼时利普斯基三十岁,华莱士三十四岁,这使得两者在对谈时没有年龄上的隔阂感。此外,两人都是出版过作品的作者,只不过华莱士比利普斯基的名声要大许多。利普斯基清醒地意识到,除去这几个相似点之外,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憧憬比现在所拥有的还要好的事物;而我想要的恰恰是他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同时,我也想要让他认识到,他现在的状况根本无须改变。”访谈就在这种“共同”和“差异”之间展开。

不过,利普斯基在走进华莱士的时候并没有一味地展现出仰望的姿态,想要真诚地告诉华莱士“他现在的状况根本无须改变”的愿望既拉平了对谈的姿态,又让两人得以忘却“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偶像和拥趸”甚至“作者与读者”的身份,以朋友间的方式进

行沟通。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沟通是双向敞开自我的过程。

无论是华莱士所宣传的书籍《无尽的玩笑》的主题，还是他长年与抑郁症抗争的经历，抑或是利普斯基造访时的现状，这些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孤独”。这是利普斯基凭借记者那敏锐的嗅觉和作家的专业素养迅速捕捉到的信息，它构成了访谈的主题。这个主题使得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也让这场访谈具有持续下去的可能。

有关“孤独”的主题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并不陌生。华莱士的好友乔纳森·弗兰岑在散文集《如何独处》中对孤独有过全面的展示。而从利普斯基对华莱士的访谈中不难看出，弗兰岑对于华莱士的孤独，除了出于友情的关怀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客观、冷静的描写，华莱士更像乔纳森笔下的一个人物。而对于华莱士本人而言，孤独是始终伴随在他身上的“症状”，就像投射在路面上的影子，有时在身后，有时在脚下。更可怕的是，它也会落在前方，永不缺席，就算迟到，也会及时补位。利普斯基在企图捕捉这种“孤独”时遇到的问题接近于保罗·奥斯特在其频繁出版的各本回忆录中揭示的困惑：孤独一旦被言说，是否还算是孤独？

具备专业素养的利普斯基在访谈伊始为了保障采访内容的客观性，的确做到了尽可能地不去干预被采访者华莱士的状态。但随着访谈的进行，读者可以发现，对这种“不干预”感到不适应的恰恰是华莱士本人。两人相处时，华莱士往往显得较为平和。但一旦到了公开场合，有第三者或者更多的人在场时，敏感的王莱士会迅速地意识到利普斯基的存在。无论是在华莱士的课堂，还是在书店宣传现场、朋友的家中，华莱士总在刻意地寻找利普斯基存在的痕迹，并会时不时地提醒利普斯基尽其记者的“本分”。这使得整个对话显现出一种古怪的反讽性：孤独并不是诞生于独处时后知后觉的伤感，而是他人在场时即时即刻的敏感。这种对孤独的自省乃至自嘲，不

仅构成了华莱士撰写游记、评论时独特的风格，也构成了华莱士独特的幽默感。读者可以借助这部采访录，寻找到阅读华莱士一系列作品的视角。

在利普斯基的访谈中，这种对孤独的自我体认首先是一种“自我聆听”。利普斯基时常会对着磁带复述华莱士说的话，这种间接引语式的重复一度让华莱士感到有趣。这种聆听他人述说自己的感受，本质上与华莱士在谈话中揭示的对糖果、大众娱乐的迷恋密切相关。糖果和大众娱乐的相似点在于，两者都不是一个人身体和精神的主要营养来源，却能让人上瘾。瘾源在于，两者都会通过强烈的感官刺激营造出一场幻觉，华莱士认为“这是短暂地抽离自我，给自己放一个假的方式”。然而，就孤独而言，华莱士借助幻觉并非为了克服孤独，而是短暂地抽离。这意味着，他最终会回到这种孤独中，怀着对幻觉的期待，开始新的循环。本质上来说，华莱士并没有因为哪个人的介入而打破这种循环，而是一直处在封闭之中，只不过这种封闭过于喧嚣。

这本该是一场艰难的对话，但幸运的是，华莱士身上具有使孤独这种瘾传播开来的社交魅力。之所以称其为社交魅力，是因为随着访谈的进行，作为译者，我发现利普斯基的发音习惯、用词方式，甚至言说模式，都开始不自觉地朝华莱士靠拢。更重要的是，利普斯基也加入了“华莱士波段”。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普斯基真正地走进了华莱士。

如果说孤独如瘾，那么一次次的公路旅行、航空飞行本质上就成了对这种瘾的扩散与传播。这部访谈录如同利普斯基所言具有公路片的特质，只不过“在路上”的体验并非冒险，也非致命的邂逅，而是一次自我抽离式的幻景体验。旅途中风景的变换和一天身处不同地点的感受，不仅让华莱士和利普斯基的对话具有了无数“变奏”的可能，也使得华莱士对自我的经历，尤其是对那些不愉快的往事

的揭示呈现出了碎片化的特征。

无疑，这是最适合采访华莱士的方式，也是华莱士展开自我的最佳途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大卫，两位作者，两个孤独的人，才能构成两个独特的声部，合奏出有关孤独的二重奏，读者才能在这种合奏方式中聆听到独特的音符。

本书得以面世，须感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张其鑫。他以独到的眼光发现了这本书，也因为他对我译文的信任，这本书具有了与读者见面的可能。此外，还须感谢本书的编辑王周林，她为这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心血。

作为译者，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此书的首批中文读者之一。但正如利普斯基所说，书在遇到读者之前，首先会与一群朋友相遇。以上两位就是在读者之前遇到的朋友。此外，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多次向身边的人提起这本书。这本书能够顺利地翻译完，离不开他们对此书的关注和对我翻译工作的鼓励。

我设想这本书最适合在旅途中被人阅读，因为读者在旅途中，可以在窗外变换的风景之外，看到书中另一番“流动着的”风景。或许，只有在这两种风景中，他们才能意识到自己被另一种已被言说的孤独击中了，才能激发出对自己的关注。别忘了，本书的书名还包含着这样的信息：你终会成为你自己。

◆ 前言

写作若有一种标志，或许该是一只锚、一把陷入流沙的安乐椅，但自我与大卫握手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忙得停不下来。我们踏入他上课的班级，随后开始上演一部包含着把把车钥匙、一杯杯苏打饮料、一个个陌生人、一间间酒店房间的公路电影。还有一座座机场、一辆辆出租车，以及清晨和午后身处不同城市的诡异感受。

这篇前言是“评论声轨”——在爱上这部DVD之前，没人会来观看这条声轨。所以，我建议还是快速切回“主菜单”，按下“播放影片”键为好。这趟旅程始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巡回宣传的最后一站，当时，我以记者的身份向他提问，他将此生的故事讲给我听。大卫身上具有一种咖啡因般的社交天赋：他令人着迷，活力四射，极度清醒——他会如饮下一大口咖啡般对别人产生影响——所以，那是几近无眠的五天，我从未与别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最后一天，我们坐飞机越过三个州，随后又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一百四十英里^①，我当时觉得时间还是午夜时分。“你手表上是这个时间吗？”大卫轻蔑地说，“现在已经2点20分了，傻瓜。”）随后，旅程结束，我们又逗留了一会儿，心怀感伤，难舍难分。你

① 1英里≈1.609千米。

们将会看到，我胡编了一些报道工作，就是为了能多留一会儿。

这趟旅程具有一种公路漫谈风俗画的感觉。夜已深，周围只剩一辆车，行驶在清晨冰冷的路上，朝别的司机大声喊叫。这趟旅程伴随着沿途的节奏——易怒的脾气，将就的饭菜，突如其来的前座交流；列举电影中最为精彩的部分，适宜的歌曲，将广播纳入声轨的独到见解以及一番让你豁然开朗、猛然意识到另一个人像你一样生活的陈述——这些就是你踏上旅途所寻求的东西。

若往前快进，你就会了解到，那是1996年3月5日的午后时分。暴风雨即将来临，天空灰蒙蒙的，擦拭过的黑板般的天气越绷越紧。大卫正好从他那栋一层楼的砖瓦小房里走出来。他双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他养的两条狗兴奋地跑过来迎候、巡视。他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镜片后面的神情显露出依稀可辨的几个字：**总算来了**。我对自己的情感风度颇为自信。我倾向于认为这副神情复杂、坚毅、敏锐，且善解人意，极具个人风格。其内涵显而易见：**请将我铭记于心**。在我们俩首次展开漫谈之际——我们吃的第一顿美味大餐：芝加哥风味比萨，上面铺满了芝士，馅料像山崩一样散落四处——他告诉我，他想写一篇有关一名记者的报道，这个记者已经采集到了他的信息，正在写一篇有关他的报道。“这样做我就可以夺回一些主动权，”他说，“因为，如果你想要——我想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这篇报道。而这让我极其厌烦。”采访本该是他的拿手好戏，属于一种翔实的内部调查——未经校正的镜头，在敞篷车里的导演面前摆放着的标记剪辑点和备选场记的提示。这出头脑中的喜剧，场景盛大，布置精细，架构精良，但因为是局限在头脑里的，所以一再受到羁绊。这就是本书想要呈现的样貌。这是我对他的单向度书写，我觉得大卫不会厌恶我所写的。

午后2点。我把行李丢在他起居室的地毯上，那里杂乱不堪，但这种杂乱给人一种医院角落里囤放、归置医疗用品的感觉。（无论

房子里的摆设给予了他怎样的安慰和鼓舞，它们都将被贴上标签，加以整理，因为它们将得到公开解释。)我们谈起了他放在柜子上的两本女性杂志。(大卫是《大都会》杂志的订阅者，他说在一年里花大量时间来阅读“我撒了谎，要讲实话吗？”，能让神经系统得到根本性的缓解。)我还惊讶地发现了一块印着“巴尼”图案——一只紫色的恐龙，孩子们的恩人——的浴巾，它被当作帘子挂在卧室里。我还看到墙上挂着一幅歌手艾拉妮丝·莫莉塞特的巨幅海报。我将一盘“麦克赛尔”牌的磁带拆封，装入录音机。这一刻对记者来说总是惬意和理所应当的：子弹上膛，靴子擦亮，报告就位。今天早上，我于纽约时间5点起床，叫了出租车，那时整座城市还飘浮在睡梦中，街道上下翻滚着，蒸汽从检修孔中蒸腾起来。随后，我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到达芝加哥，签署租车协议，又开了两小时的车来到这里：如果你把我们放入一本漫画书，就可以从我的身上画出一条条运动轨迹来。大卫的头上或许会出现一团黑色的气泡。他已经出门旅行两周了，其间不停地朗读作品、签名、宣传。他越过旅途记忆中未经整理的枝节和藤蔓向我走来，站在某个不知怎么就出了名的人的防风篱笆后面向我示意。

我三十岁，他三十四岁。我们俩都留着一头长发。我刚把录音机放在他那摞杂志上，他就提了一个请求。整趟旅程中，他一直在提请求，每当他遇到令他感到尴尬或者讨厌的事物时，他就会行使这一权利。(他会说上一百件真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私事。他一直对诗歌创作有些苛刻，这会令他临阵退缩。他认为，当诗歌的话题聚焦到朝九晚五的工作或者同床共枕的夫妻时，读者会更容易产生共鸣。他使用的动词的内涵耐人寻味。)此外，这本书自我按下录音机的那一刻开始，历经了由那一顿顿晚饭、一场场争论、一条条超车道、几个友人、一场阅读分享会、一座遥远的商场，以及他养的狗所组成的五天时间，直到大卫对我说出最后一个词为止。这是一个

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含义复杂的词语。他去世之后，我又重温了这一周。当我发现他曾在讲述一场舞会的语境中使用过这个词时，我感到惊讶与感动——这非常像他给人带来的感受。

◆ 序

我想尽快进入主题，所以剩下那些有关大卫的不得不说的内容，我将放入“作者的话”中交代——那些都是重要的材料：他的外貌、他的死讯、朋友对他的印象，以及我们俩相遇时各自都是怎样的人。他所获得的成功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会遮蔽并决定他的余生，我们将对此展开详细的论述。[四年后，在报道完2000年的大选之后，他委托他的经纪人将他写的文章带给编辑，以此表明“我仍能尽职工作（我自身的不稳定状态，我是知道的）”。]我已经出版了两本书，不久将会出版另一本，但是我从未获得过成功（对成功的体验可谓聊胜于无，我站在人群之中，而周围的人盯着那些假惺惺的东西看），而那种职业地位已经导向一种有趣的社交手段：我相信，如果我无法依靠所完成作品的数量赢得别人的注意，或许我可以通过告诉别人我的雄心壮志多么具有实干性，我的期待又是多么微小，来博得人们的关注。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卫——而他会一头扎进宏大而费思量的事物中——别忘了那些微不足道却真实可靠的快乐：一个与电视节目共度的美好夜晚，一笔完成的买卖，一杯清晨的咖啡。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分歧：他憧憬比现在所拥有的还要好的事物；而我想要的恰恰是他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同时，我也想要让他认识到，他现在的状况根本无须改变。这些都将在“作者的话”中展现。大卫在我们的旅途将要结束的时候，会对书籍的作用给出一段有趣

的评论。针对《无尽的玩笑》，他会说：“它被分为了若干块，其中有某些显见的结束语，或者作为终结的句子——它会明确告诉你，你可以去抽根烟或者干点儿别的什么事情，稍后再回来。”当你像他说的那样去抽根烟休息的时候，就请读读那篇“作者的话”吧。因为我爱大卫的作品，所以在那五天时间里，我最中意的地方在于，那段日子就像大卫写下的文字。他是天生的作家，出口成章，于我而言，他的魔力就如同观看一个人穿着西服、头戴大耳机走进球馆，站在罚球线前投进五十个球。这就是大卫三十四岁时的生活——他将此称为“充斥着法式髻发和疯狂的圆圈”——在这样的时刻，世界将在你眼前展开。

在此，我将为他谈及的人物做一份索引。邦妮·纳德尔，他的经纪人，冷酷，颇具慈母情怀，尽管她只比他大一岁。（她曾在1989年去医院探望大卫，她到那里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找来剪刀，剪了他的头发。）迈克尔·皮奇，他的小说《无尽的玩笑》的编辑。（皮奇是个很不错的人，现在是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老总，大卫作品的出版人。）詹恩，也就是詹恩·温纳，《滚石》杂志的编辑和创始人，也是我将汇报工作的人。你们所要了解的人，我认为差不多就是这些。大卫在出版《无尽的玩笑》之前，写过两本书，分别是《系统的笤帚》（另一部不受约束的小说）和《头发新奇的女孩》^①（短篇小说集）。“雅多”是艺术家的聚集地，许多著名的作家都是那里的座上宾。大卫说起话来带着普遍存在的体育解说员般的口音：缺失“so”这个音节，比如“wudn’t”“dudn’t”“idn’t”和“sumpin”。^②他的两条狗分别叫“雄蜂”和“吉夫斯”。

① 在后文中，这部小说将被简称为《女孩》。

② 原文为“disappearing G's”，其中“G's”指的是C大调中的第五个音，也就是中文中“唆”这个音。因此，后文的“wudn’t”“dudn’t”“idn’t”和“sumpin”按照正常发音应该是won't, don't, i don't和shopping。

◆ 作者的话

大卫身高六英尺二英寸^①，身体健康时体重达二百磅^②。他长着一对深色的眼睛，声音轻柔，下巴上留着胡楂儿，一张可爱、嘴唇上翘的嘴是他最显著的特征。他走起路来像退役的运动员那样闲散——裤管卷到脚踝处，仿佛身体任一部位都是令人愉悦的。他以自己的视角和声音叙述所有人的生活，进行写作。这些都是你不曾细想的事物，是你在超市和上下班的途中匆匆瞥到的背景中的一些举动——读者则会被他无处不在的个人风格逗得前仰后合。他这一生是一张止于错误终点的地图。他曾是一名全优高中生，打过美式橄榄球和网球。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之前，他写过一篇哲学论文和一部小说。他上过写作学校，随后发表过小说，全市那些惊声尖叫、言辞激烈、睚眦必报的编辑和作者全都陶醉般地爱上了他。随后，他出版了一本长达一千页的小说，获得了全国唯一用来表彰天才的奖项。之后他又创作了许多随笔，这些随笔传递出的最佳感受不分区域，至今依旧鲜活。他曾接受加州某所学院颁发的特殊教席，在那里教授写作课，结婚，出版另一部书，四十六岁时自缢身亡。

自杀是一种力量强大的结局，它回到过去，并搅乱根源。它具

① 1英尺=12英寸≈0.305米，1英寸=2.54厘米。

② 1磅≈0.454千克。

有一种重力效应：最终，每一份记忆和印象都会受到重力的拉拽。曾有人让我写写有关大卫的死，我将此事告知朋友（他们都是作家，听后无不感到震惊，劝我不要写）和他的家人（她是一个聪明善良的人，但我几乎不可能和她谈起此事）。他们所顾虑的其中一点在于，我该如何将大卫富有活力、讨人喜欢的一面展现出来。我曾与哈佛医学院的一位精神病学教授交谈过，他用一些简洁明了、重点突出的术语回答我，仿佛种种事实都是中性的，如果拿捏过久就会变质。那位教授做了许多专家都会做的事。他提醒我，他不会带着个人色彩看待大卫，但是可以列举一些基本原则，即没有人喜欢服药。“我的意思是说，我表示同情，”那位医生说，“我自己不会去服任何药。”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自1989年起，大卫一直在服用一种药效极强的第一代抗抑郁药——苯乙肼。这种药会带来一车厢的20世纪50年代的副作用，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它有引发高血压的潜在风险。到了2007年，他决定弃用这种药。医生听后在电话里一时没有说话，相当于点头默许了。“这其中有一种模式。当一种作用因素收效显著时，人们或许会误以为自己不再抑郁了。所以，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们感觉自己已经没事了，已经痊愈了，就算停药也不会有事。不幸的是，人们不仅有可能，而且经常会经历症状的反复，这种情况非常常见。随后，他们或许就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先前卓有成效的治疗了。”

对于大卫来说，情况就是如此。苯乙肼出现在一长串禁食食品目录中——巧克力、腌制肉类、某些芝士，以及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吃的过熟的香蕉。于是，他的餐盘中总会放着一些目录之外的配餐，相互搭配和优化。所有人都认为，大卫在此之前度过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婚姻，宁静，加州的日落，幸福终老的海岸。2007年晚春，大卫、他的妻子凯伦，以及他的父母——吉姆和萨利，一起坐在一家波斯餐厅里用餐。其中某种食物让他感到不对劲。

他的胃剧痛了数日。当医生们听说他曾长时间地服用苯乙肼——一种尚在使用含铅汽油、观看天线电视的年代的猛药——之后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建议他别再碰这种药了，试试别的新药。

“于是，在那一刻，”他的妹妹艾米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冷静而感伤，“一切已经注定。‘哦，好吧，上帝啊，我们的制药业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所以我肯定我们可以找到别的药物，将那烦人的抑郁症连同所有这些副作用一起剔除。’他们不知道，这是唯一能保他的命的东西。”

大卫随后的生活可以用惨败来形容，他本该慢慢戒掉先前服用的药物，然后慢慢服用新的药物。“他知道过程会很艰难。”乔纳森·弗兰岑告诉我。弗兰岑的小说《纠正》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是大卫成年后第二阶段最好的朋友。“但是他曾认为他或许可以花一年时间去适应。他曾设想可以去干一些别的事情，至少是暂时为之。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知道吗？他想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而服用苯乙肼算不上完美。”

这就是弗兰岑想要强调的事情。（接受采访的弗兰岑具有一个作家对自己职业当仁不让的品质，他身上的某一部分想把我推开，自己来讲述这则故事。）大卫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层面，有时这一点会让他变成一个无法与别人欢处一室的人，而现在他很开心。他爱他的婚姻和他的生活。“这是主干叙事，是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处于乐观、幸福和坚强的起点，他才能试着迈出下一步。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正确的方向。正因为诸事皆顺，他才觉得自己处于足够稳固的位置，可以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他运气不佳，这些没有起作用。”

医生们开始为他开具其他药，但每种尝试都失败了。到了10月，大卫的症状加重了，不得不住院。他的体重开始下降。那年秋天，他看上去像又变回了大学生的样子：长长的头发，紧张的眼神，

仿佛重拾了阿默斯特学院时期的青涩。

当艾米打电话和他交谈时，他时常会展现出先前的那个自我。她说：“去年，你最不该向大卫提出的问题是‘你过得怎么样？’，但是若不这么问，你就几乎无法与一个不常见面的人展开交谈。”大卫非常诚实。他会回答说：“我过得并不好。我尽力了，但我过得不好。”

2008年的状况时好时坏，时间一开始过得很快，随后放缓，情况稳定，却又遇到突如其来的低谷，头上的天空看起来是那么遥远。5月初，他和他写作班上的高年级学生一起坐在咖啡馆里。他们忧心忡忡地提出了未来该如何成为作家的问题，他逐一解答。临近结束，他的声音变得沙哑，他哽咽了。学生以为他在开玩笑——有些人笑了，这份记忆日后将令人痛苦。大卫抽噎起来。“继续笑吧，虽然此刻我正在哭泣，但是我真的会想念你们所有人的。”

所有的药都没奏效。6月，大卫企图自杀。随后，他又回到了医院里。医生们给予了十二次电击疗法，这种治疗方案一直让大卫感到害怕。“十二次。”他的母亲一再提起。“如此残忍的治疗方案。”他父亲说。“在历经了对大卫来说宛若地狱的这几年之后，”他母亲说，“他们决定再度启用苯乙胂。”

弗兰岑感到担忧，于7月坐飞机赶来，在大卫身边陪伴了一个星期。大卫的体重在那一年一共掉了七十磅。“我从未见过他那么瘦。他眼中透露着一种神情：恐惧、极度悲伤且空洞。但是，与他相处依旧令人开怀，即便他只有百分之十的力气了。”大卫会拿他自己开涮——弗兰岑之前还从未意识到——他说：“电击室里的某些椅子坐着挺硬的。”弗兰岑会和大卫一起坐在起居室里同他的两条狗玩耍，当大卫点烟的时候，这两条狗就会去屋外。“我们为一些事情争论。他用他惯常的语句说：‘狗的嘴如此干净，简直可以当消毒剂来使。狗的唾液也不像人的唾液，而是具有不可思议的抗菌效果。’”当他要离开时，大卫对他的来访表示感谢。“我很感激他能让我去陪